



妃 谋天下

现代女刑警
被湖水卷入灵堂之中，
以女儿之身成为一国丞相，
却终是成为男人暧昧的猎物……



继《妃倾天下》之后
再推穿越经典
轻尘如风

现代女刑警

被湖水卷入灵堂之中，

以女儿之身成为一国丞相，
却终是成为男人暧昧的猎物……

以女儿之身成为一国丞相，
却终是成为男人暧昧的猎物……





轻尘如风

出生80年代，浙江宁波人，小说阅读网穿越言情掌门人。安静的时候喜欢写写自己喜欢的故事，勾画梦幻中的人物角色；活泼的时候喜欢出去旅游，听听世界不同的声音。

热卖作品：《妃倾天下》

策 划：飞言情工作室
特约编辑：缪 丹
封面绘制：拾 夏





妃 谋天下

轻尘如风
著
QINGCHEN
RUFENGWORK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妃谋天下/轻尘如风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112-2651-8

I. ①妃…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0411号

妃谋天下

著 者: 轻尘如风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孙 献 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特约编辑: 缪 丹

封面设计: 黄 梅

责任校对: 张 翀

插 图: 拾 夏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77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12-2651-8

定 价: 20.00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替代钦差	001
第二章 定王设局	025
第三章 宫宴风波	053
第四章 风波迭起	081
第五章 渝城迷踪	097
第六章 定王亲临	113
第七章 好戏落幕	129
第八章 流放关外	143
第九章 故人重逢	159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感觉错位	175
第十一章 莫名情愫	191
第十二章 识破身份	207
第十三章 赌他不忍	219
第十四章 付出代价	237
第十五章 定王软肋	255
第十六章 察觉心意	269
第十七章 大结局	281
《妃倾天下》番外之御天麒	298

第一章 替代钦差



轰隆隆——轰隆隆——

雷声阵阵，雨点击窗。

紧接着，哐——

明晃晃的闪电从天际劈下，划出一道弯曲恐怖的线条，直达某个山下的幽深庄园。

呼——呼——

偶有狂风吹起，刮得庄园里的雪白棉纱飘然而起。

正堂内，银色闪电穿过的刹那，案上一块棕色的牌位显现在光亮之下，上面印刻着——夫君上官钦之位。

闪电突然再次划过天际，一道蓝色的光芒扑向幽深的庄园，直直地降落在灵位之下。

“啊——”蓝色的光芒散去之后，一道俏丽的身影横躺在地面上，接着那身影动了，但见她揉着自己的额头，暗暗咒骂了一句，“该死的。”

她的目光扫视四周，想要搜寻到那个可恶的身影，但是眼前的景象让她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鬼地方？

她起身盯着正中央的牌位，看到那醒目而惊恐的“奠”字时，整个人瞬间呆住。

守灵的老儿见到奇装异服的她已是吃惊，而后当她转身面对他时，

老儿立即吓得脸色惨白。

“大人诈尸了！大人诈尸了！”良久之后老儿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连滚带爬地冲出了灵堂。

上官飞燕看着对方如见了鬼一样的表情，神色蓦然一怔。

她明明记得亚克那个毒贩头头朝她开枪，而她不得已跳入了梅心湖，之后便失去了知觉，醒来就在这个诡异的地方了。

身为警察的她本能地觉得眼前的一切透着古怪，刚才那个老儿穿的虽是粗布麻衣，但是那身打扮俨如古装大戏里的仆人扮相。

还有这座房子，那房梁、那窗花雕刻、那古董花瓶、那古木桌椅，没有一样带着现代的气息。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不对劲，很不对劲。

上官飞燕说不清哪里不对劲，但是好像从那个老儿说“大人诈尸了”开始，这种不对劲的感觉就一直隐隐地存在于心里。

上官飞燕微微眯了眯眼睛，视线再次对上灵堂里的棺木，她缓步走了过去。

她用力地推开棺盖，眼角的余光瞥了一下棺木中的人，便大致看清了那个人的容颜。

砰——

棺盖陡然间失去支撑而下落，若非她收手极快，便会被砸到手背。

上官飞燕有些恍惚，思绪还停留在刚才的一瞥上。

她自认为不会看错，她刚才竟然看到……上官飞燕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庞，为了求证似的，她再次看向躺在棺木中的人。

他清俊秀美，一张可以男女共用的美丽脸庞，精致而细腻。

没错，是跟她有着一模一样容颜的人。

除了——性别！

突起的喉结表明了棺中之人的性别。

上官飞燕惊退三步，同时察觉到身后有一道不寻常的气息，那是危险而冰冷的杀气。

“谁派你来的？”银光闪闪的剑架在了她的脖颈之上，有丝丝的疼痛蔓延开来。

上官飞燕皱眉转身，目光犀利地看向使剑的少年。



冷漠的少年目光扫过上官飞燕时，沉寂的眼睛里崩开一道裂缝。

“你——”

又一道寒光闪过，剑离开了上官飞燕的脖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一个柔婉有力的悦耳嗓音从门外随风而来。

“夫人。”冰冷的少年听到询问，大步迈出，镇定地朝一位白衣素颜的少妇跪拜。

“寒烈，是有人闹事吗？”云翩翩虽然问的是寒烈，但视线却望向上官飞燕。

那短短的一瞥，竟使得云翩翩全身颤抖。

“你……你是……你是……”上官飞燕分明从云翩翩的眼中看到一种绝地逢生的惊喜，那种惊喜令她莫名地避开了云翩翩。

她随手一指堂上的棺木：“你认错人了。”

不容置疑的一句话瞬间让云翩翩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云翩翩呆呆地看着棺木中的上官钦，再盯着眼前的上官飞燕，脸色一寸一寸地白了下去。

云翩翩背转身去，双手撑着棺木，像是用尽了力气。

“寒烈，带这位姑娘出去吧。”尽管这位莫名其妙出现的姑娘令人可疑，但是她的容颜太像大人了，她没有办法命令寒烈杀了她，所以趁她的疑虑还没有加重的时候，她决定放上官飞燕离开。

寒烈显然很不满意上官飞燕对夫人的冷淡态度，也很怀疑上官飞燕的身份，但他还是放手了。

“姑娘，请。”

面对寒烈的放行，上官飞燕很明白若非长相的关系，恐怕这位冰冷的少年早叫她血溅当场了。

可是她心中的那个疑问需要得到眼前的两个人的肯定，她知道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凑巧，之前的老儿、棺木中所谓的大人、现在的少妇跟少年，这一切的迹象都表明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她们警察局爱八卦、爱幻想的女警小赵时常挂在嘴边的两个字——穿越！

想到这两个字，上官飞燕的心开始乱了，心乱而急的瞬间，她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灵光。望着眼前的两个人，在怀抱着侥幸心态的情形下，上官飞燕希望有人可以否定她的这个猜测，所以她冲动了、

开口了。

而她这一冲动、一开口，却让她再也没有离开的机会。

“天王盖地虎。”上官飞燕猛然一语惊人，期望着他们能够对出“宝塔镇河妖”来，那么“穿越”这两个字就可以从她的脑海中被洗刷去。

可是——

她没有等到她要的答案，反而等到了冰冷少年手中的长剑。

“你究竟是谁派来的？刚才说的是你们那边的接头暗号吗？”寒烈手中的长剑一逼，冰冷的眼睛里隐隐有火光冒出。

上官飞燕微微垂下眼，她的冲动引起他们更大的怀疑了，她不知道眼前的这两个人会如何对付她，所以她只能沉默。

而她的沉默引来了他们更多的猜疑。

“姑娘，听你的口音，看你的穿着，你不是我们银鹰王朝的子民，莫非你是从番邦来的？你是跟踪到梅心湖畔来刺探消息的？”从悲伤中清醒过来的云翩翩，转身死死地盯着上官飞燕。

银鹰王朝？！番邦？！刺探消息？！

他们这是将她当成一个细作了？

上官飞燕暗惊，这下可是大大的不妙了，到此时她才察觉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可是就算当下被他们误解，她也绝对不能开口告诉他们她是一个来自未来的人，那样的辩解只会更加令人生疑，只会让他们更加确信她就是敌国来的细作。

所以她依旧沉默。

这样的沉默令寒烈手中的长剑又逼近了三分，血丝从上官飞燕的脖颈上缓缓溢出。

“我再问一遍，说，究竟是谁派你来的？”寒烈威胁的意味很浓烈，若是上官飞燕再不开口，恐怕他手中的剑便会割破她的咽喉。

“寒烈，别——别伤了她。”旁侧的云翩翩见着上官飞燕脖颈上的血丝，神情开始慌乱了。

“夫人——”寒烈开口叫这一声“夫人”的意思很明白，云翩翩听得明白，上官飞燕自然也明白。

“寒烈，先……先将她关起来，等调查清楚了再说。”云翩翩望着上官飞燕的脸庞，内心很矛盾。



上官飞燕将云翩翩的这种矛盾看在眼里，她很清楚这位夫人的矛盾可能是她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所以沉默许久的她终于开口了。

“二位，我知道我的莫名出现让你们很不放心，之前我不开口辩解，只是因为我有我的苦衷，恕我不能告诉二位。不过我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不是你们想象中的什么敌国奸细之类的，这一点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我可以发誓，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不会做出任何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情。若是有朝一日我违背了誓言，便让我五雷轰顶，上官家族上下十八代永远无法安宁。这样可以了吗？”上官飞燕明白古人对先祖的尊重超过个人的荣辱，知晓这个誓言的分量。

果然，在她发下重誓之后，寒烈逼人的杀气显然有所收敛，不过耳尖的他还是察觉到了什么。

“姑娘刚才说的是上官家族？”

“没错，我叫上官飞燕，自然属于上官一族。这位侠士，我这样发誓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就算没有这个誓言，她也可以确定自己绝不会做出有违民族大义的事情来。

这是她为人的准则，不容任何人怀疑。

寒烈跟随上官钦办案多年，三教九流的朋友皆有接触，他自认为看人很准，也判断得出对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听了上官飞燕发的誓言后，他可以确定她是真心的，所以他的剑放下了。

不过就在上官飞燕暗自松了一口气之时，寒烈却送给上官飞燕一枚炸弹，一枚足以炸得上官飞燕粉身碎骨的炸弹。

“姑娘既然这么说了，那么我们便相信姑娘的誓言。只是在下对姑娘的身份依然存在疑虑，为了能让我们安心，在下认为姑娘还需要为我们大人办妥一件事情。只要姑娘帮我们大人完成遗愿，在下对姑娘身份的疑虑自然完全消除，姑娘到时候自然也可以来去自如，在下绝不会阻拦姑娘半分。”

寒烈会提出要求，上官飞燕并不觉得奇怪，所以她相当干脆地说：“什么条件？说吧。”

寒烈听罢，一贯冷硬的嘴角微微扬了扬。

“是这样的，既然上官姑娘跟大人几乎难辨真假，在下认为夫人不必委屈自己下嫁柳府，为大人报仇雪恨，不如由上官姑娘替代大人

抓捕刺杀他的凶手，调查西南赈灾银两一案，惩治贪官污吏。这样一来保全夫人名节，二来完成大人生前的心愿。姑娘，你看如何？”寒烈说出自己的想法。

上官飞燕淡淡地一笑，他倒是好谋算。

冒充朝廷大臣、女扮男装入朝，条条都是大罪，一旦被发现，她上官飞燕将性命难保，甚至牵连到整个上官家族。

这个少年显然是想将她这个致命的把柄握在手中，将她一生的荣辱皆系在上官家族这条船上，一旦上官一族面临危机，她上官飞燕便是头一个逃不掉的。

她有些佩服这个少年的谋算，立场对换的话，也许她比他做得更绝，可是……

当她真正成为钦差大人，到时候所有的一切真的能够掌控在他的手中吗？恐怕未必吧。

上官飞燕淡淡地一笑，侧身看了一眼上官钦的牌位，心想，也许在这里干回老本行也不错。老天爷既然让她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她就试着挑战挑战吧。

“可以，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具体如何行事你们不能操控我，只能由我来安排。这一点，没有问题吧？”

寒烈没有想到上官飞燕会如此爽快，当下一愣。

“怎么？你有问题吗？”上官飞燕微微眯起了眼，目光锐利无比。

“没有问题。”寒烈低头道。

“那么从今往后，你能如对待上官大人一般，一心一意地在旁协助我吗？”上官飞燕的视线落在寒烈的脸上。

她说得很明白，寒烈是一个聪明人，自然懂得如何做。

“只要是为了天下苍生，寒烈万死不辞，任凭大人差遣。”寒烈持剑单膝跪下。

“很好，你们都跟我进来，从今日开始一切听从我的安排。”上官飞燕嘴角轻轻一扬，目光睿智而深远。

接下来上官飞燕的首要任务便是熟悉上官钦这个人，她根据云翩翩与寒烈提供的资料，以填鸭的方式，将上官钦的生活习惯、喜好、



忌讳、品性以及人事等相关事宜牢记在脑海中。另外，她为了完善自身，不但模仿上官钦的声音，还通过寒烈的江湖朋友，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可以以假乱真的喉结，以防出现纰漏。

这天她翻动信笺，正在临摹上官钦的字迹。

“大人，你练得如何了？”云翩翩捧着点心进来。

上官飞燕拿起一块桂花糕塞进嘴里：“应该差不多了，夫人。”现在开始熟悉彼此之间的称呼，是为了避免日后露出马脚来。

云翩翩侧身仔细一看，惊讶地望向上官飞燕：“大人，你好厉害，这笔迹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了。”

上官飞燕淡然一笑，这么说她的笔迹可以通过了。

她暗自松了一口气时，门外的寒烈则飞步而来：“禀大人、夫人，梅大人来拜访，不知道大人要不要继续推托？”借口养伤期间，上官飞燕不断完善她身份上的问题，这段时间她推掉了所有的人事，不曾见过任何人，先前见过她的老儿跟那晚在场的仆人，也已经被寒烈秘密送走了。

此时这个梅大人来访，寒烈会特意通知她一声，表明这个人一定很特殊。

“梅大人？”上官飞燕等着寒烈给她解惑。

“回大人，他是龙渊阁大学士，是钦的同窗好友，名叫梅子枫。”身侧的云翩翩却抢先将知道的告诉给了上官飞燕。

“他们关系如何？”上官飞燕得先知道他们关系如何，才能衡量着如何应对梅子枫。

“这个……我不知道该说好还是坏，每次梅大人来，钦都请他一个人进入书房秘密会谈，我跟寒烈都不在身边，不知道他们相处时的具体情形。不过我有一次听钦说起过，他说这个梅大人是他难得的知音，是一个好官。”云翩翩回想着。

上官飞燕却打断了云翩翩的回忆，因为她已经察觉到门外的脚步声。

“夫人，沏上一壶烟雨龙井，放到书房就好，你们都先退下吧。”上官飞燕转身回到案台内侧，在留有上官钦笔迹的纸上佯装书写着。

一袭银色在上官飞燕低头之际晃入了她的视线，她抬眸，笑容淡然

“子枫兄来了，先坐吧，等上官手上的字写完了，上官再跟子枫兄叙旧。”古代人说话还真累啊，什么兄啊弟的，要不是事先经过一段日子的训练，她还真担心会露出马脚来。

那一袭银色却迟迟没有移动，依旧在她的眼前晃动。上官飞燕有些惊诧，抬头见对方正盯着自己。

“子枫兄，有什么问题吗？”望着眼前温润如玉的少年，她表现出她最大的友善，心底却暗暗吃惊。

古代的男人难道都长得这么好看吗？

少年翩翩如玉、干净俊美，气质超然脱俗，仿佛是一朵圣洁的莲花，不沾染任何红尘俗世的污垢。

只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有一双漂亮得过分的眼眸。

她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的眼睛可以比水晶更透亮清明，连丝丝的杂质都找不出来，美得似一潭明净的飞泉，只要你一个不注意，就会被这一汪清水给吸了进去。

“上官贤弟。”他的声音也很动听，清亮悦耳。

“子枫兄，坐啊。”上官飞燕轻轻地放下狼毫，笑着从案桌后走出来，在梅子枫的对面安然落座。

梅子枫漂亮的眼睛中有一道异光一闪而逝，他微笑道：“上官贤弟，听说刺客夜半潜入上官府，贤弟为刺客所伤，不知贤弟现在身体可好些了？”

上官飞燕捂了捂胸口的部位，露出微微痛苦的表情：“哦，身体倒是无大碍了，只是还须静养几日，劳烦子枫兄挂念了。”

“贤弟没事，为兄也就安心了。”梅子枫温柔一笑，笑容中夹杂着上官飞燕看不懂的情绪。

云翩翩沏了一壶烟雨龙井上来，神色不宁地望向上官飞燕。

“呀——”云翩翩惊叫一声，原来茶水倒满了她都没注意，结果茶水溢出，湿了梅子枫的衣袖。

“对不起，梅大人，对不起。”云翩翩连声道歉。

上官飞燕起身温柔地拂了拂云翩翩的乱发，安然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为夫受伤的这段日子辛苦夫人了，我看夫人久未成眠，也该好好儿歇息了，这种倒茶的小事交给手下的丫鬟去做便是了。”

“可是钦，这烟雨龙井……”

上官飞燕迎着她的目光会心一笑：“夫人放心，子枫兄不是小心眼的人，不会责怪你的，去歇着吧。”上官飞燕笑着目送云翩翩出门，回身时却见梅子枫露出一副怪异的表情来。

他手捧着茶盏，轻抿了几口。

“这烟雨龙井香味醇厚，入味清淡，入喉有余，舌尖留香，实在是好茶啊。”梅子枫嘴角含笑，“贤弟，你不试试？”

“好，我试试。”上官飞燕揭开茶盖，慢吞吞地抿了几口。

“怎么？不喜欢吗？上官贤弟一向很喜欢这烟雨龙井的味道啊。”梅子枫很诧异地望向上官飞燕。

“子枫兄真是健忘得很，上官一向喜欢的是大红袍，子枫兄喜欢的是烟雨龙井才对。”上官飞燕则淡淡一笑，眸中极快地闪过一道光芒。

梅子枫拍了拍额头：“对不起，贤弟，最近事情太多了，为兄记性真是太差了。”

“子枫兄实在是太见外了，小小事情何须道歉。来来来，这烟雨龙井可是上官专门用来招待子枫兄的，你可要多饮一些。”上官飞燕拿起茶壶，殷勤地替梅子枫倒满了一杯。

梅子枫优雅地接过茶盏，缓缓起身，慢慢地踱步到书案前，状似无意地瞥了瞥案上的书法。

“这是贤弟新作的诗吗？”他轻柔地念了出来，“风风雨雨同一梦，生生死死谁与共？无情岁月最无情，漫漫长夜，一人独坐，叹息到天明。”他的声音逐渐低沉了下来，风一吹便散了。

梅子枫回头却直直地撞进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眸中，那眼眸不知为何蒙上一层水雾，变得迷离而幻美，而上官飞燕不知于何时站在了他的身侧，笑得有些哀怨。

“子枫兄觉得这诗作如何？你可知上官书写这诗作是送给何人的吗？”她凝视着他。

梅子枫眼底暗光一闪，淡若轻风地说：“贤弟的诗作自然是佳作，至于送给何人嘛……那也只有贤弟知晓，不是吗？”他反问道。

这个家伙看来也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亲近，上官飞燕当下讪讪地一笑：“当然，只有上官最清楚。”鬼才清楚上官钦要将这诗作送给谁，

要不她干吗从他这里着手打听啊？

梅子枫却优雅地回到了位子上饮着茶，静静地小坐了一会儿，而后起身行礼道：“天色不早了，贤弟你有伤在身，为兄不便打扰过久。贤弟你要多多保重，为兄以后再来登门拜访，告辞了。”

上官飞燕捂着自己的胸口，轻轻咳嗽了几声。

“刚才还不怎么觉得疼，这会儿子枫兄要走了，胸口竟然疼了起来。子枫兄，你好走，恕上官不能远送了。”

梅子枫回头深看了上官飞燕一眼，眉宇间的一道细痕更深了。

“那么，贤弟保重。”梅子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上官飞燕盯着那道远去的翩然身影直犯嘀咕，这个温柔的家伙看着不简单呢，谈笑间便设了一个套子给她钻。

不过他定然是察觉到哪里不对才会出口试探她的，那么她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呢？

梅子枫，银鹰王朝龙渊阁大学士，三岁习文，六岁作诗，九岁誉满天下，被称为当世神童；

十岁考取秀才，十三岁荣登三甲榜首，为先帝钦点的状元郎，委任编修史一职；

十五岁迎番邦血狼国三王子赫连灵的挑衅，为王朝博得美名，圣上龙颜大悦，将其连升三级，委任吏部尚书一职；

十八岁时，罗刹国边关来犯，其谋略技高一筹，智夺边境，兵将伤亡极少，乃为扬名天下的“狼关之战”。

从此他仕途光明，平步青云，位居一品，任职龙渊阁大学士，深为当今圣上器重。

……

啪——

上官飞燕合上资料折子，眉头微锁。

她起身拿起狼毫，蘸上朱砂，将“梅子枫”三个字画了一个圆圈。那日的会面说不定已经留下隐患，只是她还没察觉到是什么隐患，不过以后见到他定然要谨慎三分了。

“大人，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午时奴仆惊慌来报。